

她气场强大,让人害怕

我很喜欢《穿Prada的女魔头》这部电影,喜欢到每年都至少要拿出来看好几遍。

每次觉得自己因为工作压力或情绪变得不好看、胖,甚至邋遢的时候,只需要重温开头五分钟,看到一个又一个女生在快速切换的镜头里认真穿上外套,涂好口红,踩上高跟鞋,好像战士穿上战衣那样走出门去,就感觉自己又可以斗志满满地回血了。

而且,它会提醒我,在很多年前,刚刚踏入职场的时候,我也曾经是一个为了得不到金色五角星而哭泣的安迪啊!

我遇见的第一位女魔头,她不穿Prada,但是气场一样强大。

大四那年,我在一家德国媒体集团的中国分部得到了一个实习编辑的职位,最开始的工作是做些外文资料的编译,顺便负责一些边角角的生活方式类小栏目。

有一天,办公室气氛突然微妙地紧张起来。行政主任尤其慌张,跑来跑去,早早地在茶水间里准备好了成箱的巴黎气泡水。每个人都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:S下周要来中国出差了。

S是谁? 略为相熟的同事小心翼翼跟我爆料:这位女上司是德国总部的高层,分管整个亚太区和东欧、俄罗斯的杂志内容,在公司工作超过20年。设计师出身的她,是个疯狂的细节控,每期杂志出版前,中国同事们做的所有版面都要传真到德国去,由她一页一页评审。

那语言不通怎么办呢? 我问。可以翻译呀,同事说。“她很恐怖的,每个选题都会盘问你背后的逻辑、文章结构,插图拍摄创意……总之所有细节。如果你没搞清楚,她问起的时候支支吾吾不能立刻给出答案,那就惨咯!”她最后长长吐出一口气,很心有余悸的样子。

第一次正面接触,我哭了

很快,传说中的女上司就来了。

她的个子不高,一头齐耳金色短发。但是当她在办公室的另一端看似很平常地走过来时,每个人都会自动在走廊里侧身让出一条行走通道来,就好像《穿Prada的女魔头》电影里米兰达第一次亮相时一样。你能在每个同事的脑门上读到她们内心的恐慌:快点!桌子

姑娘,你值得拥有一位女上司

◆ 金婷婷

说到女上司,有很多妖魔化的描述。挑剔、难搞、情绪化,是她们的通常的代名词。关于女上司和小助理最有名的一部电影,应该算是《穿Prada的女魔头》了吧。

我遇见的第一位女魔头,她不穿Prada,但是气场一样强大。

整理干净!版面资料拿出来!S来了!S来了!

我手里有一个心理测试栏目。之前,选题大多数是从外刊上直接拿原版翻译的。德国人和中国人的思维逻辑有些不同,我总觉得它有点不接地气。于是,我从网上找了一个看图形测试心理的案例。

S看版面时发现,这栏目跟之前长得有点不一样了。然后,我被召见到她的办公桌前。她问:“这个栏目为什么突然换了风格?”我说,因为我觉得之前的内容不够好。

她看着我:“我们之前的心理测试栏目在每期读者调研里得分都很高,如果你觉得它不够好,有什么实际论据可以支撑你的观点?还是你仅仅个人觉得它不够好?”我愣了一下,答不上来。我确实没有做过任何数据调研。

她又问:“现在这个测试背后的逻辑是什么?你要怎么样说服我这个来源不明的测试是准确的呢?”我还是答不上来。她的蓝眼睛很严厉,好像能够把人看穿。一阵委屈涌上来,然后我做了一件很丢人的事情。

我,哭了。像所有考试没考好又找不到理由的小朋友一样,哭鼻子了。她叹了口气,很无奈地挥挥手,“你再回去想想清楚吧。”

那是我和S第一次正面接触。我记得那次谈话的每一个细节,但很显然,那并不是一段让人愉快的回忆。

第一次对她说“不”

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哪怕已经顺利转正,并且有机会负责更多重要栏目,我对她的感觉,仍然跟其他同事差不多:尽量少打交道。我们都有点怕她。

他们的上海前夜

王唯铭



11. 容闳从耶鲁来上海

我省略了容闳在美国求学的种种过程与细节,读者只需知道这样一些经过就可以了:登陆美国,容闳先在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就读,随后于1850年夏天报考耶鲁大学,并一举成功。1854年夏天,容闳学完了所有必修课程后,获得了耶鲁大学的学士学位,这里必须强调一个细节,在所有的求学过程中,容闳数次遇到了这样的选择:如果他想获得读书所必需的经费,那么他必须起誓在完成教育之后,成为一个为基督献身的传教士,反之,他便什么也不能获得。容闳拒绝这样做,拒绝成为一个传教士,虽说,传教士是19世纪这个充满了戾气和蛮横时代中一些相当温和、慈悲的人物。

在耶鲁大学结束了学业的容闳就这样先被历史所铭记:第一个接受了西方完整的高等教育并取得了学位的中国人。那时那刻,容闳有多个选项,其一,倘若他留在美国,继续努力,进入白人世界,成为美国主流社会的一分子,那么,他的历史意义也就到此为止。在他后来的墓志铭上,最多也就是如此总结着一生: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留学生。容闳不作这个选项,如此铭记不足以表达他内心的炽烈情感,为百病从生的中国,他要做的还有许多,许多,首先,他要做的就是放弃。

1854年,容闳放弃了在美国可能的惬意、舒适、心满意足的生活,乘坐纽约海萨公司的“尤利加”号回到中国。注意,此船还没有用蒸汽作为动力,一路航行靠的依然是高高张挂的白帆,也因此,容闳归来得好不容易,足足用了154天,将近半年时间,才看到了日思夜想的黄浦港:广州,我来了,家乡,我来了啊!

跪倒在母亲脚下那一刻太有意思了,容闳后来回忆道,因为他身穿西装,又加蓄了小胡子,这让坚持传统中国文化的母亲很不习惯,母亲要求他穿这个帝国盛行的长袍,还要求他立刻将胡子剃掉,容闳满足了母亲的要求。

随后,母亲问他耶鲁大学学士算中国的

什么功名?秀才?举人?抑或进士?容闳很谦虚地对母亲说,这学士大概等同于中国秀才,但内心,自是百感交集,有多种滋味开始泛滥。

容闳的人生故事,真正有意义的地方,除了美国耶鲁,便是上海了。1856年8月,容闳头一次来到上海。在这之前,容闳应该听说过北方的这座城市,也应该亲眼见过英国商人在广州炎热的空气下发出抱怨,一边信誓旦旦地说,只有南方的欧洲人才会喜欢澳门、广州,北方的欧洲人,盎格鲁-撒克逊种族,他们赞赏的一定是北方的扬子江,一定是北方的上海!

当容闳在炎热的八月抵达这座城市时,我想象,他是否刚好撞上四季轮回的台风季节,如是,那么,倾倒般的雷暴雨让他浑身淋湿了吧?而黄浦江一边的滩路上,他的双脚在深及膝盖的泥地里挣扎许久吧?我又想象,沿江的殖民地小楼二层阳台边,或拱窗之下,大班的迷人妻子是否向他投来同情的一瞥?他是否乘坐着头摆渡的农家小船,去往刚刚诞生的礼查饭店,在那里喝了一杯热气腾腾的苦咖啡?或听了阿斯脱豪夫·礼查先生对上海台风季节的抱怨?我再想象,只想看看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是个什么模样,独自在大雨到来之前,走在一年后方才成形的公园花园的那块滩地上,工程将要进行,满目野气深重的上海农村景象,有个亭子歪斜地矗立,亭子里似乎坐着一个洋人,或许便是沙逊洋行的掌门人大卫·沙逊,当容闳走进亭子后,基于耶鲁毕业生的素质,他向后者致礼,但后者基于塞法迪犹太人从来的傲慢,对此置之不理,这让容闳隐隐不快。正在这时,雷雨适时而至,容闳将目光投放在天上狂怒疾走的乌云,投放在一片白茫茫的江面,投放在教堂街的那个小教堂房顶上,此时,创建教堂的麦都思已经溘然长逝,那么,小教堂中,又有谁做着让灵魂得以升腾的牧师呢?

容闳在上海的第一份职业是海关职员,经李泰国安排,他进入海关翻译处工作。薪水相当优厚,倘若以自驾给予的15银两、香港高等审判厅给予的75银两作为比照,李泰国给的尽管与香港高等审判厅相同,但工作之清闲,让容闳获得的75两白银有超高性价比。容闳却不这样想,因为容闳不是上海小男人。

12. 第一架“南开号”飞机

1937年秋季开学时, 蔺佩瑶险些不能上学。按照继母的主意,这个小丫头赶紧嫁人算了。蔺孝廉都有些犹豫了,但蔺佩瑶决绝地告诉父亲,自己早就不想活了。你不让我读书,我就跳嘉陵江。就这样带着满眼泪水、一腔忧伤回到了学校。学校里,再不见恋人的身影。

“卢沟桥事变”之后,中国已然成为一座被点燃的火山,到处都是喷发抗日的情感和呐喊。学校的学子们在课余不是上街游行集会,就是四处为抗战募捐演出。那时政府在号召“全民献飞机”运动,日本人有2000多架作战飞机,而我们只有200架。要买一架战斗机要多少钱呢?三万美金。

“新闻界、南洋的华侨界,都单独捐出一架飞机了,连自贡的盐业工人都捐出了一架‘盐工号’。我们南开的同学们有没有信心和勇气,为抗战募捐到一架‘南开号’呢?同学们,我们现在募捐到的钱,连一只飞机轮子都买不到。同学们,要继续努力啊!”

站在台上振臂疾呼的是刚刚转学来的东北籍学生高玉华。第一次见到高玉华时蔺佩瑶还以为她是个男生,但后来她却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。正是她擦干了蔺佩瑶相思苦的眼泪,她说,妹妹,这样一个苦难的时代,你个人的爱情,怎么值得流泪呢?你得为我们的国家、为我们的同胞流泪。一个总是流着小布尔乔亚眼泪的学生怎么能进步?

蔺佩瑶在心中暗暗发誓,如果苍天有眼,如果上帝是站在她苦难的爱情一边,就让她和同学们如愿募捐到一架飞机吧。既然要去当飞行员的恋人已经不在人间了,就让一架饱蘸她呐喊和热情的飞机,成为一个人的灵魂依然翱翔在天空的象征吧。

这年的冬天,抗战局势急转直下,南京失陷,民人大受打击。学生们在大街上牵着床单里常常像一张空空的渔网,一天奔走呼号下来,只有疲惫和眼泪。

一个冬雨霏霏的阴冷下午,蔺佩瑶和几个同学去城里募捐。他们在陕西街的美丰银行的门洞前,拦住一个穿长衫、戴呢帽的商人,请他看前方将士浴血奋战的分上,捐助一点爱心。但那个家伙扶了一下金丝眼

镜,嘀咕了一句,捐个铲铲,老子还吃不饱呢。蔺佩瑶气愤地回应了一句,至少你头上还有一顶毛呢帽子。捐出来吧,为前方将士多一件寒衣。那人凶狠地喝道,你要抢人吗?捐再多还不是多了个贪官污吏。

不多时又一个人从美丰银行走了出来,看上去也像一个有钱人。蔺佩瑶正想迎上去,一个同学拉住她说:“算了,这些家伙都是没有良心的人,他们只会发战争财。”

但这个人却径直向我们走来,他个子不高,很年轻,穿呢大衣戴礼帽,脚下的皮鞋锃亮,手持一把黑色的洋伞,一副功成名就的派头。他走到大家面前,笑盈盈地问候道:“同学们辛苦。这么冷的天,肯肯赏光去喝碗米花糖开水?我请。”几个学生面面相觑,开初他们还以为这个商人听到了不友好的话,来找他们算账呢。米花糖开水?啊,饥肠辘辘的学生们多想喝一碗啊。

蔺佩瑶却没好气地说:“先生,你要是同情我们,就为抗战捐一点吧。至少捐出你要喝的米花糖水钱。”“噢,那当然。”年轻的商人边说边去掏大衣内袋,“为抗战要出力,米花糖开水还是要吃的。这个给你们。”他递过来一张纸。“这是啥子哦?”蔺佩瑶好奇地问。“你看看吧。”商人依然笑呵呵地说,直接交到蔺佩瑶手上。尽管他满脸善意,但蔺佩瑶觉得他长得真平庸,个子好像还没有她高,但她也感受到了他目光中的异样温度。

“汇兑票?”一个同学迟疑地问。“是的,三万美金。你们马上就可以去这家银行兑换。买一架飞机,够了吧?”年轻的商人用轻松而愉快的口吻说。“三万……美元?!”几乎所有的同学都被这个数目吓得目瞪口呆。有时候梦想来得就是这么快。

这个冬天顿时不再寒冷,每个人都像喝下了一碗热乎乎的米花糖开水。两个男生激动地冲上去抱住年轻的商人,哽咽着说:“好人,好人啊!”蔺佩瑶也感到眼前的这个人忽然高大起来了。这个为抗战一掷千金的富翁就是当年的邓子儒。他在谈笑间就实现了蔺佩瑶遥不可及的梦想,没有留下名字,翩然转身走了,手里晃着的那把黑雨伞,慢慢消失在冬日阴冷的浓雾中。

重庆之眼

范稳

